

新一代人工智能助推新质生产力形成和发展： 运行机理与实践路径

宋跃刚 宋长青*

摘 要：新一代人工智能作为一种颠覆性的技术工具和第一生产力的“元生产力”，正逐步成长为新的生产力引擎，助推新质生产力的形成和发展。鉴于此，本文在厘清新一代人工智能与新质生产力发展历程及内涵特征基础上，探究了新一代人工智能助推新质生产力形成和发展的运行机理和实践路径。具体而言，理论方面，系统分析了新一代人工智能通过技术创新驱动机制、人力资本高级化机制和资本结构优化机制助推新质生产力形成的作用机理；实践方面，从宏观层面的科教兴国、人才强国和创新驱动三大战略引导，中观层面的“制度创新+市场需求”、“政府引导+市场调节”、“政府主导+市场参与”和“政府保障+市场评估”四项政策驱动，微观层面的数智人才、自主创新、资本赋能、智能产业和智实融合五措并举三个维度，提出新一代人工智能助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实践路径，为我国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提供必要的理论支撑和政策依据。

关键词：新一代人工智能 新质生产力 科技创新

* 宋跃刚（通讯作者），副教授，河南师范大学商学院，电子邮箱：sygang112@163.com；宋长青，硕士研究生，河南师范大学商学院，电子邮箱：psutagescq@163.com。本文获得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20BJY091）和河南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创新人才支持计划（2022-CXRC-29）的资助。感谢审稿专家和编辑部的宝贵意见，文责自负。

一 引言

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与我国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形成历史性交汇,科技创新对国家命运、经济社会发展和民生福祉的影响范围之大、程度之深前所未有,谁在科技创新上先行一步,谁就能拥有引领全球发展的主动权(刘迪,2023)。在此背景下,202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新时代推动东北全面振兴座谈会上明确提出,整合科技创新资源,引领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积极培育未来产业,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增强发展新动能。新质生产力理念的提出,构筑了“科技创新—产业升级—生产力跃迁”的经济发展新范式,为新时代新征程加快科技创新、打造经济发展新引擎、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和构建国家竞争新优势提供了科学指引。

与此同时,全球科技创新进入密集活跃期,尤其是新一代人工智能快速迭代更新引发的新一轮智能科技革命和智能产业变革正在重构全球科技创新版图,重塑全球经济结构模式(人民论坛“特别策划”组,2023)。我国高度重视新一代人工智能的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在2018年10月的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九次集体学习时强调,人工智能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事关我国能否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的战略问题,是我们赢得全球科技竞争主动权的重要战略抓手,更是推动我国科技跨越发展、产业优化升级、生产力整体跃升的重要战略资源。2023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进一步提出,要以科技创新引领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要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特别是以颠覆性技术和前沿技术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推动人工智能发展,广泛应用数智技术,加快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在此背景下,新一代人工智能正在快速成长为新的生产力引擎,加速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发展,推动传统实体经济向数智化经济跨越转型,对加快形成和发展新质生产力具有重要战略意义。

随着最新一代人工智能 ChatGPT-4 Turbo 的发布,智能化时代已全面到

来，新一代人工智能也将不断发挥赋能、叠加和倍增作用，推动我国科技跨越式发展和生产力整体跃升（邱超奕和葛孟超，2022）。新一代人工智能与传统人工智能有何区别？新一代人工智能在促成生产力跃升的进程中有何作用？跃升后的生产力，即新质生产力，其内涵特征和内在逻辑是什么？新一代人工智能又是如何助推新质生产力的形成和发展，其运行机理和实践路径是什么？分析上述问题，既有助于深刻认识新一代人工智能的战略价值，又能厘清新质生产力形成和发展的突破重点。鉴于此，本文在厘清新一代人工智能和新质生产力发展历程与内涵特征的基础上，尝试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解析新一代人工智能助推新质生产力形成和发展的运行机理与实践路径，为我国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提供必要的理论支撑和政策依据。

二 发展历程与内涵特征

（一）新一代人工智能的发展历程与内涵特征

1. 人工智能的发展历程

1956年，美国计算机学家约翰·麦卡锡和马文·明斯基等人在达特茅斯人工智能研讨会上首次提出了“人工智能”这一概念，经过60多年的发展演进，人工智能经历了四次跃升浪潮（关乐宁和徐凌验，2024）。一是早期人工智能（1956~1980年），主要探讨人类思维过程中的符号表示和逻辑推理，试图通过专家系统等相关计算机程序来模拟人类思维的过程。二是机器学习（1981~2006年），开始探究通过反向传播算法等应用来模拟神经网络的计算模型，以实现机器学习和模式识别。三是深度学习（2006~2018年），重点关注通过卷积神经网络和递归神经网络等算法来研究多层神经网络训练和优化的方法，以提高神经网络的性能和泛化能力。四是新一代人工智能（2018年至今），进一步研究通过语音识别、计算机视觉、自然语言处理、多模态大模型、神经符号系统等应用来实现人机交互。尤其是2023年11月OpenAI发布的ChatGPT-4 Turbo，通过多模态大型语言模型实现了更自然的人机交互，以及2024年1月DeepMind提出的AlphaGeometry神经符

号系统,结合了神经语言模型的预测能力与基于规则的符号推演引擎,向人工通用智能迈出了关键的一步(见表1)。

表1 人工智能发展历程

时间	阶段	核心算法	数据处理量	标志性成果
1956~1980年	早期人工智能	专家系统	少量数据	1956年提出“人工智能”概念 1968年人工智能机器人诞生 1980年专家系统XCON
1980~2006年	机器学习	反向传播算法	函数与参数 分类数据	1997年“深蓝”打败国际 象棋世界冠军
2006~2018年	深度学习	卷积神经网络 递归神经网络	大量数据 复杂参数	2006年提出“深度学习”概念 2016年AlphaGo战胜围棋冠军
2018年至今	新一代人工智能	语音识别 计算机视觉 自然语言处理 多模态大模型 神经符号系统	海量数据 千亿参数	2018年ChatGPT-1发布 2023年ChatGPT-4 Turbo发布 2024年AlphaGeometry发布

2. 新一代人工智能的内涵特征

目前,学界对新一代人工智能的内涵特征主要从三个层面进行研究。首先,技术层面,新一代人工智能是指在大数据、超级计算、传感网、脑科学等新理论新技术的驱动引领下,能够自学习、自训练、自优化,具备认知、交互、创造、协同等“类生命智能体”复杂系统能力的新型智能系统,主要包括深度学习、自然语言处理、计算机视觉、大模型、人机交互等方面内容,并呈现出跨界融合、人机协同、群智开放和自主操控等技术特征(孔德臣和姜迎春,2023)。其次,应用层面,新一代人工智能是指作为一种颠覆性技术应用创新,通过其显著的学科交叉性、广泛渗透性、数据驱动性等特征,以大模型能力输出为核心平台,集成算力资源、数据服务和云服务,最大限度促成大模型和生成式AI应用的具有基础设施性质的技术进步(孙妍,2024)。最后,经济层面,新一代人工智能是指以人工智能技术应用创新为核心,通过其技能和资本偏向性等特征,助推智能产业化和产业智能化,催生新要素、新产业和新业态,提高要素配置效率,加

速产业智能化转型，促进智能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逐步形成新的智能经济形态的具有战略性意义的通用目的技术进步（陈永伟，2018；师博，2019；冯涛等，2023；张熙等，2023；郑世林等，2024）。

综上所述，新一代人工智能不仅是一种颠覆性科技创新，还有一种新型智能基础设施，更是一种具有战略性意义的通用目的技术进步，对经济社会发展以及生产力跃迁具有巨大的赋能潜力（张龙鹏和张兴叶，2023）。

（二）新质生产力的形成背景、理论逻辑与内涵特征

1. 新质生产力的形成背景

纵观人类社会发展进程，生产力总是保持着迭代升级的变化趋势，每一次科技革命都带来了生产力的巨大跃迁。从历史来看，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始终强调科技就是生产力，并且是第一生产力的科学内涵，将科技创新提升至全新的高度，用几十年的时间努力实现科技创新能力在某些领域由“跟跑者”向“并行者”和“领跑者”转变，生产力获得了巨大的发展。与此同时，我国部分关键核心科技依然受制于西方发达国家，要实现社会经济进一步跨越式发展，仍然需要靠科技创新来驱动生产力跃升。从现实来看，当今世界正值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发展，我国经济模式转型面临着复杂的内外部环境（蔡跃洲，2021）。因此，准确把握世界经济格局大趋势，加快科技创新颠覆性突破，培育一批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塑造经济发展新动能，最终实现生产力和生产方式的巨大跃升和变革，是推动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向高质量转型跨越式发展的现实需要（张林和蒲清平，2023）。

2023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四川考察调研期间首次提出的“新质生产力”这一全新理念，是立足于我国历史演变和现实需求，在推动生产力理论创新并指引实践发展的逻辑下应运而生的，是我国现阶段新发展格局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同时，提出并发展新质生产力也是我国在国际竞争中培育竞争新优势、蓄积发展新动能、抢占发展制高点、赢得发展主动权的先手棋，具有深远的现实战略意义（蒲清平和黄媛媛，2023）。因此，要厘清新质生产力理念的形成背景，提前布局前瞻性科技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实现传统生产力向新质生产力的过渡转化。

2. 新质生产力的理论逻辑

按照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生产力是随着科学技术进步而不断发展的。具体而言,科学技术推动生产力发展的理论逻辑就是科学技术与生产要素深度融合从而形成更高维度的生产要素。新质生产力就是随着科技创新的提质、渗透和融合而出现的生产力新质态,由“高素质”劳动者、“新介质”劳动资料和“新料质”劳动对象构成,它在本质属性上区别于传统生产力,必然也会带来生产力的跨越式发展(蒲清平和向往,2024)。本文将从以下两个角度对新质生产力区别于传统生产力的理论逻辑进行深入探讨(胡莹,2024)。

一是从生产力要素角度来看,就劳动者而言,与传统生产力相匹配的劳动者主要是普通技能型劳动者,与新质生产力相匹配的劳动者是知识创新型数智化劳动者;就劳动资料而言,与传统生产力相匹配的劳动资料主要是普通的机器设备和仪器,与新质生产力相匹配的劳动资料是经过数智化升级的一系列高端精密仪器和智能机器设备;就劳动对象而言,与传统生产力相匹配的劳动对象主要是以物质形态存在的,与新质生产力相匹配的劳动对象是在前者基础上增加了海量数据和信息等科技要素类非物质形态的对象(李晓华,2023)。由此可见,新质生产力对传统生产力要素进行了全面的升级和拓展,进一步丰富和创新了马克思主义生产力要素理论。

二是从生产力发展角度来看,新中国成立70多年,特别是改革开放40多年以来,我国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之所以能够不断实现历史性跨越,关键在于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将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与中国实际情况和时代发展要求相结合,以科技创新推动生产力不断向前发展和向上跃升(李政和廖晓东,2023)。随着新一轮数智科技革命的加速发展,世界正在迈入数智化新时代,为了抓住数智科技驱动经济发展和社会生产力跃升的重大机遇,赢得发展主动权,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新质生产力这一全新理念,创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生产力水平跃升的路径。一方面,肯定了科技创新在新质生产力形成中的主导作用;另一方面,以科技赋能产业全过程,突出了培育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在新质生产力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同时,新质

生产力也开拓了更高层次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生产力发展理论新境界。

3. 新质生产力的内涵特征

按照政治经济学阐释，新质生产力是习近平总书记在总结历史经验、顺应时代潮流、面向未来发展的基础上构建而成的新理念，是实现前沿性、关键性、颠覆性技术突破引致的生产力能级跃升（蒲清平，2023）。同时，也是一个内涵丰富、意蕴深厚的经济范畴，是以新技术、新业态、新经济为主要内涵的生产力，为我们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进而构筑经济优势指明了方向（周文和许凌云，2023）。本文在厘清新质生产力的形成背景及其区别于传统生产力的理论逻辑的基础上，借鉴钞小静等（2024）的研究，从以下三个层面来理解新质生产力的内涵特征。

首先，科技重塑要素层面，主要从三个方面来理解：一是新劳动者。新质生产力要求下的劳动者是具备数智知识基础，能适应数智技术快速迭代升级要求，会使用数智设备的新型数智人才。在数智化革命的推动下，当数据成为劳动对象、算法成为劳动工具时，劳动者的能力必然随之发生改变，呈现新质化劳动技能特点。二是新劳动对象。新质生产力要求下的劳动对象，不仅包括传统的物质形态，还包括以虚拟数据为代表的新型非物质形态的劳动对象。伴随着科技创新的快速发展，劳动对象的范围和领域不断拓展，大数据等新型劳动对象在各行各业广泛渗透，呈现类目剧增、虚实共存的特点，进而推动更多物质向劳动对象转化。三是新劳动资料。新质化劳动资料的核心是劳动工具的数智化，既包括数智化基础设施和通用设备，又包括虚拟的智能化软硬件设施和应用。数智化技术革命的推进，促进了传统劳动资料的要素重塑，进而促使劳动工具质变为具有数智化特性的新劳动资料（令小雄等，2024）。

其次，科技赋能产业升级，主要从两个方面来理解：一方面，新质生产力的“新”强调的是战略性技术颠覆性突破在国家战略需求中引发的一系列产业重组与升级。当前，我国在科技创新上和部分发达国家相比依然存在一定差距，在构建以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为主的中国式现代化产业体系方面还需持续发力。因此，坚持以科技创新为突破口，加快传统

产业重组与升级,抢占以智能产业化和产业智能化为代表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新赛道,以科技创新推动实现产业升维和经济结构调整是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义。另一方面,新质生产力的“质”强调的是以数智化为基石的科技创新,持续推动传统产业重组并升级为更绿色、高效、高质的新型数智产业。具体来讲,新质生产力是传统生产力在数智化背景下由科技创新与应用转化推动产业重组与升级所衍生的新质态,也是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升维发展的更高质量的新型生产力。

最后,科技重构经济层面,主要从两个方面来理解:一方面,科技重塑经济结构。当前,资源型经济弊端日益凸显,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势在必行。同时,我国经济要实现高质量发展也必须从科技创新中寻找新方法和新路径。具体而言,新质生产力是以科技重塑要素和升维产业来推动资源配置方式持续优化,进而加速经济结构重塑,实现技术到经济的衔接。另一方面,科技创新经济形态。当前,科技创新进入密集活跃时期,战略性技术领域颠覆性突破不断涌现,并呈现出深度交叉融合发展态势。在此背景下,支撑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传统经济形态也在新技术的作用下进一步升级,形成以数智化为代表的新型经济形态(高帆,2023)。

综上,本文在科学把握上述三个层面的基础上,将新质生产力的内涵定义为:由新的更高维度的以数智化为代表的劳动者、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构成其基本要素,以科技创新驱动传统产业重组升维,同时布局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实现技术新突破、产业新升级和经济新发展有机统一的新型高级形态生产力。

三 新一代人工智能助推新质生产力形成的作用机理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生产力会随着颠覆式科技创新的出现而发生质变,从而推动社会生产力向前发展和向上跃升。纵观人类社会生产力发展历程,都与科技创新密切相关。当前,随着数智技术的广泛应用,新一代人工智能开辟了数智经济发展的智能化新空间,将智能化经济的统一性、渗透性、融合性、协同性等技术经济特征,与传统经济通过循环、融合、促

进、创新等方式，实现了智能产业化。而产业智能化是新一代人工智能在产业创新发展领域的落地与拓展，是数智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发展的新型载体，其所具有的广泛渗透性、数据驱动性、偏向替代性等特征，也促使产业技术范式转变，开辟了产业结构优化的新空间，深刻革新了传统生产方式，催生一系列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优化了现代化产业体系，提高了产业部门的生产效率和要素配置效率，促进了产业结构优化和生产力跃升（胡俊和杜传忠，2020）。本文借鉴何秋洁等（2023）的研究，系统分析了新一代人工智能通过技术创新驱动机制、人力资本高级化机制和资本结构优化机制助推新质生产力形成的作用机理，具体如图1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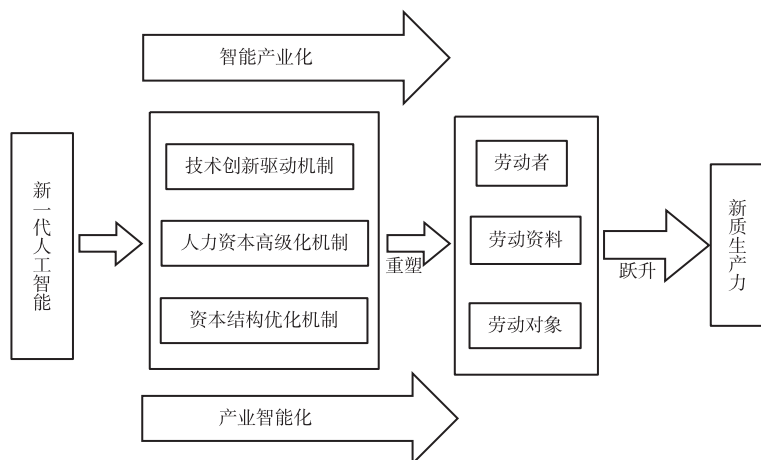


图1 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助推新质生产力形成的作用机理

（一）技术创新驱动机制

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角度来看，技术创新驱动机制的本质是将技术进步引发的创新动能作为生产力发展的驱动力。具体而言，新一代人工智能实现颠覆式突破时，必然引发生产要素的变革，进而催生新的基础设施、新的经济形态和新的实体经济，推动生产力向前发展和向上跃升。因此，新一代人工智能是驱动生产要素重塑的核心动力，并通过技术创新驱动机制对生产力的跃升和新质生产力的形成产生重要的影响，具体如图2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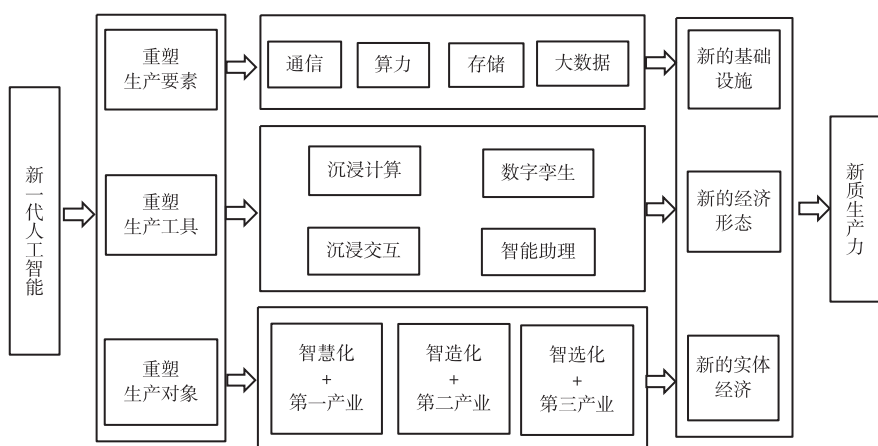


图2 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创新驱动机制

1.集成创新，重塑生产要素，变革技术范式

集成创新是科技创新推动生产要素形成新的组合，进而渐进式飞跃形成新的生产力的过程。在生产要素重塑的过程中，集成创新同时推动传统技术范式变革形成新的基础设施。具体而言，一方面，新一代人工智能是适应科技创新范式变革，推动生产要素重组升维的重要新型基础设施，为新质生产力的形成提供了最基础的保障。另一方面，以新一代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型基础设施本质上是通过与传统基础设施渗透融合，形成数据流通和集成创新的支撑体系。相较于传统的数字生产要素，新一代人工智能需要的数据维度更丰富且数据量更庞大，也更需要将通信、算力、存储、大数据等非质态生产要素有机结合，实现数据集成升维，重塑生产要素，为数智经济发展提供集成泛化数智能力，促使技术范式转变，进而催生一大批战略性智能化的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助推形成强大的新质生产力。

2.数智融合，重塑生产工具，赋能新智能经济形态

新一代人工智能通过与数字技术深度融合，以沉浸计算、沉浸交互、数字孪生和智能助理为核心，重塑了生产工具，极大地拓展了人工智能的应用范围，逐步形成了数据驱动、人机协同和跨界融合的新智能经济形态。一方面，新一代人工智能创新了生产要素，提高了生产要素配置效率，尤其是重塑后的生产工具，即智能工具的广泛应用带来的显著“提质、增效、

降本”效应，加速了新经济形态的进程。另一方面，新一代人工智能具有空间集聚效应和规模经济效应，在数智融合的基础上，赋能产业数智转型，加速了生产工具的重塑，提升了生产效率。

3. 智实融合，重塑生产对象，催生智能产业化，赋能产业智能化

新一代人工智能在智实融合过程中，以其强大的渗透性和融合性，重塑了生产对象，催生了智能产业化，助推了产业智能化。如图3所示。一方面，新一代人工智能的创新驱动效应加速了产业分化，催生了智能化的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重塑了生产对象，加速了智能产业化进程。另一方面，新一代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向第一、第二、第三产业深层次渗透，通过“智能+”赋能，重塑了生产对象，提升了第一产业的智慧化、第二产业的智造化和第三产业的智选化水平，促进了产业结构优化升维，助推了产业智能化。因此，无论是智能产业化还是产业智能化，都会推动形成大量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重塑生产对象，实现产业结构更高水平的协调发展，助推新质生产力的形成和发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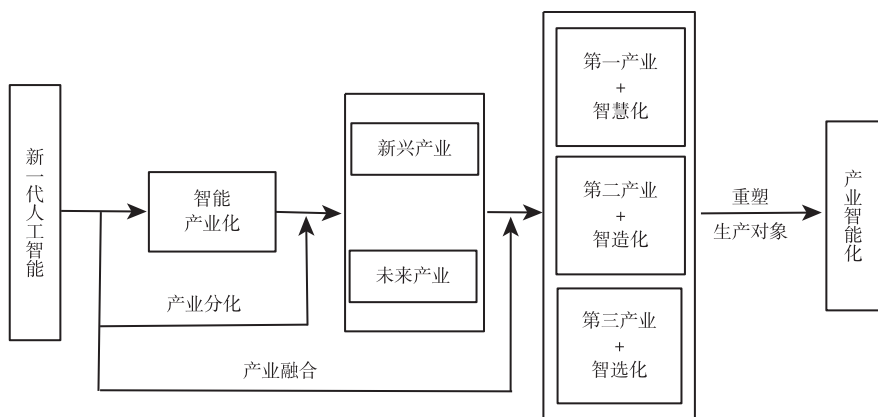


图3 新一代人工智能重塑生产对象机制

（二）人力资本高级化机制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生产要素中，劳动者是最关键、最活跃的。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体现在劳动者能够掌握科学技术知识以及相应的技能，而人力资本作为技能与知识的重要载体，新一代人工智能对人

力资本高级化的赋能效应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韩颖和许薛璐, 2024)。一是替代效应。新一代人工智能对于传统劳动者而言, 原有技能难以与新一代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形成动态适配, 短期内会出现智能劳动工具代替劳动者的现象, 导致中低技能劳动者技术性失业。为避免被淘汰, 他们将被倒逼持续学习快速迭代的数智技能, 进而实现人力资本水平的提升, 加快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进程(程承坪, 2020)。二是创造效应。新一代人工智能的广泛应用, 会加速传统产业结构升级以及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培育, 衍生出大量智能化产业以及与新一代人工智能适配的中高端就业岗位, 进而拉动人力资本市场对数智化劳动者的需求。换言之, 新一代人工智能创造效应的发挥也将倒逼中低技能劳动者学习人工智能相关技术、提升自身技能水平, 以适应技术变迁对劳动力的动态能力要求, 间接助推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三是增强效应。新一代人工智能应用越广泛, 人力资本市场对数智化劳动者的需求就越大。一方面, 新一代人工智能的技能偏向性特征引起了人力资本市场供需结构耦合互动, 推动了劳动力要素加速流动, 倒逼劳动力禀赋提升, 增加人力资本投资, 培育数智化劳动者, 进而促进人力资本高级化(汪前元等, 2022); 另一方面, 新一代人工智能的资本偏向性特征使得不同技能水平劳动者的边际产出发生非对称变化, 导致劳动者收入份额变动, 即中高技能劳动者的劳动报酬不断提高, 与低技能劳动者之间的差距进一步拉大。在劳动报酬的驱动下, 低技能劳动者会进一步接受技能培训或继续教育, 加大人力资本投入, 更多的劳动者将流向新的、技能要求更高的就业岗位, 劳动密集型产业逐步向知识密集型产业和技术密集型产业转型, 从而加速人力资本积累, 推动人力资本高级化进程(孙早和侯玉琳, 2019; 钞小静和周文慧, 2021; 王林辉等, 2022)。

综上, 新一代人工智能的替代效应、创造效应以及增强效应赋能人力资本高级化, 促使劳动者向适应智能思维、智能生产、智能生活要求的智能劳动者转变, 倒逼劳动者不断学习数智化知识和技能, 与人工智能技术形成动态适配。因此, 新一代人工智能重塑了劳动者, 同时也为生产力跃升和新质生产力的形成提供了强有力的劳动力要素支撑, 如图4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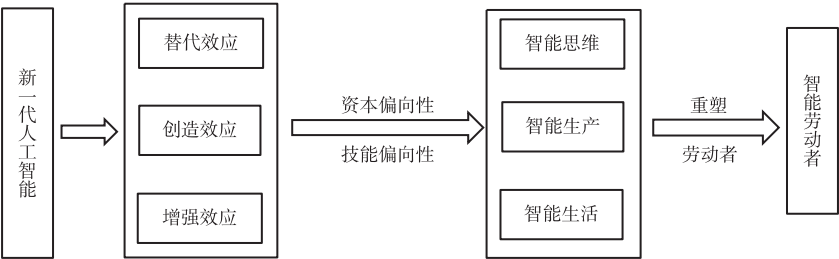


图4 新一代人工智能重塑劳动者机制

（三）资本结构优化机制

在数智经济转型背景下，新一代人工智能引领了新一轮的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赋能传统产业加速数智化，提高了生产智能化程度和全要素生产率，智能产业化和产业智能化引发的智实融合经济通过资本结构优化机制，为破除现阶段资本结构失衡，实现消费和经济同步增长、生产力跃升以及新质生产力的形成提供了新思路（林晨等，2020）。具体来看，一方面，新一代人工智能兼具技术和资本双重属性，在产业领域的深度渗透和广泛应用推动了生产方式的数智化转型，吸引资本从其他领域向智实融合经济回流，优化了资本结构，推动了产业智能化，从而产生产业—技术—资本—经济—生产力互补效应，加速了新质生产力的形成；另一方面，新一代人工智能通过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促使资本转移到生产率更高的智能化产业，合理调配了资本流动，进一步推动了智能化产业发展，产生技术—资本—产业—经济—生产力互补效应，进而助推了新质生产力的形成（张万里和刘婕，2023），如图5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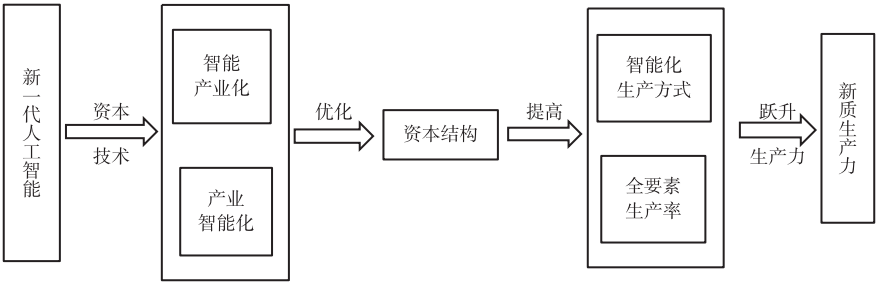


图5 新一代人工智能资本结构优化机制

四 新一代人工智能助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实践路径

纵观世界经济发展的几次大跃升,科技创新都是很重要的因素,会形成与之相适应的“技术—经济—生产力”新范式。新一代人工智能作为先进科技生产力,渗透在各生产要素中并综合作用于生产劳动过程,大幅提升了社会生产力,同时带来了生产方式的变革与生产关系的变化,跃升为一种最优的经济社会发展形式(孙璇,2022)。本文借鉴魏崇辉(2023)的研究,分别从宏观层面的战略引导、中观层面的政策驱动和微观层面的有效举措三个维度,对新一代人工智能助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实践路径提出科学合理的建议(李海舰和李真真,2023),如图6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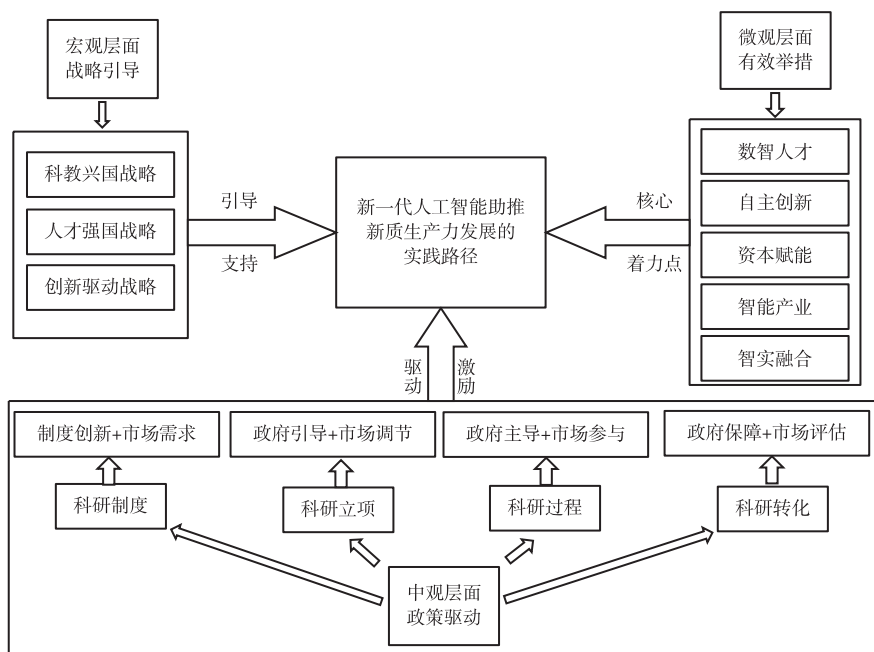


图6 新一代人工智能助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实践路径

（一）宏观层面的战略引导

宏观层面的战略引导是指自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持续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和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目的就是战略上引导培育教育强国、人才强国和科技强国的“大教育观”理念，将教育、人才和科技作为一个完整体系予以推进，通过协同配合、系统集成、共同塑造，为以新一代人工智能创新为核心的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提供战略性支撑（姜朝晖和金紫薇，2024）。

1. 坚持教育培养人才，实施科教兴国战略

实施科教兴国战略本质上是通过发展科学教育来培养科技人才，进而增强科技创新实力及其应用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能力。当前，随着新一代人工智能的跨越式突破以及新质生产力理念的提出，我们更要加强培育系统创新理念，将科技、应用、生产力等要素统筹纳入科教兴国这一战略中来规划创新未来的教育事业。一方面，要坚持以国家、学校、科研院所与企业联合培养这一育才理念为核心，以社会生产力发展需求为导向，与生产力转化深度融合，形成政、学、研、产一体化可持续的人才培养新体系，助推教研成果切实转化为新质生产力。另一方面，要优化建设多层次、多主体协同的科学教育生态体系，形成差序化、多赛道的发展格局。当前，我国在培养人工智能科研型人才上卓有成效，但在培养中高等专科院校的人工智能技能型人才上还需加大力度，为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基础性的技能型人才支撑，以教育领航新质生产力发展方向（李森等，2024）。

2. 坚持人才引领科技，实施人才强国战略

实施人才强国战略就是以科技人才为重心，强调从科技研发到成果转化的全过程人才引领，同时深化人才培育各环节的体制改革，为推动形成和发展新质生产力提供创新活力。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人才强国战略实施以来，我国的科技人才培育进入快速发展期。随着新一代人工智能的迭代升级与广泛应用，亟须构建数智化条件下的新质人才培育体系。一方面，为适应数智化时代的发展要求，要深化人才引进、发展和评价机制改革，从人才的培育环境、流动机制和配置原则入手，将兴趣导向与任务导向有

效结合,建立科学的评价激励体系,加快形成与新质生产力发展要求相适应的人才结构。另一方面,在数智革命和产业变革的背景下,要加快顶尖科技人才培育和复合型人才培养,形成具有吸引力和国际竞争力的人才制度体系,同时健全研、产协同机制,突出科研成果导向,推动科研项目与市场需求相结合,促使成果转化为生产力,以人才驱动新质生产力发展需求(祝智庭等,2024)。

3. 坚持科技驱动创新,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发展理念对实践起着根本性的指导作用,坚持以科技驱动创新为引领的发展理念,为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提供不竭的动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最根本的是要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最紧迫的是要破除体制机制障碍,最大限度解放和激发科技作为第一生产力所蕴藏的巨大潜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是国家提出的关于科技创新引领社会经济发展的理念,要发挥好这一战略对新一代人工智能助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引领作用,需要从以下四个方面着手:一是完善新一代人工智能创新体制,优化政府引导和服务体系;二是加强新一代人工智能原创性基础研究,有效解决核心技术面临的“卡脖子”难题,实现核心技术自主可控;三是加大新一代人工智能的科技成果转化力度,为培育新一代人工智能产业打下坚实的基础;四是深化科技创新高水平对外开放,积极参与科技创新国际交流合作,深刻把握全球科技发展趋势和国家战略需求,借鉴世界各国有益于生产力发展的科技创新成果,以科技创新孵化新质生产力发展动力(杨骞等,2022;胡洪彬,2023)。

(二) 中观层面的政策驱动

中观层面的政策驱动是指国家和地方政府根据市场需求制定相应的政策来持续推动科技创新和生产力跃升,并逐步探索出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相结合的政策驱动科技、科技创新应用、应用激活市场这一科学系统的方法论。国家和地方政府通过制定新一代人工智能相关需求管理政策以及建立健全相关制度保障和法律法规体系等一系列政策制度来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相配合,形成有效的驱动、激励和约束机制,为加快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政策驱动。

1. 在科研制度上，坚持“制度创新+市场需求”，以驱动创新，保障新质生产力发展

为适应新一代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国家和地方政府要坚持科技制度创新，深化科技体制改革，以宽松的创新环境、有力的政策支持和完善的法律保障为依托，加快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具体而言，首先，完善科研机构管理机制，建立一套以发展新质生产力为核心的、适应以新一代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技术创新评价体系，采用多元化的评价方法，结合实际需求灵活调整新一代人工智能的创新导向和重点。其次，加强以新一代人工智能为代表的科技创新不同政策之间的接续推进机制，提高相关政策的整体性和延续性。同时，进一步规范科研项目的审批程序，提高审批效率，为科技人员提供更便捷的创新环境。再次，持续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进一步细化科技创新的知识产权保护条例，加快发展知识产权交易市场，提升知识产权运作效率，推动科技成果的转化和应用。最后，建立更加紧密的产学研合作机制，促进产学研用深度融合，推动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创新，形成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合作机制。政府通过出台一系列与新一代人工智能相关的政策以及设立科学基金或者补贴一部分资金等方式驱动和激励相关科研机构和企业加大对新一代人工智能的科技攻关力度，鼓励企业、科研机构 and 高校等共同开展创新应用项目研究，采用灵活的人才流动机制和项目组织方式，鼓励交叉学科研究和团队合作，促进创新和跨领域合作，推动科技成果快速转化，让创新链产业链实现良性循环（石建勋和徐玲，2024）。

2. 在科研立项上，坚持“政府引导+市场调节”，以激活创新，激励新质生产力发展

新一代人工智能项目日趋多元化，在研发立项选择上，其本质在于投入与产出的比例，如果一味推行难度小、见效快的科技项目，将会扰乱科技要素市场，降低创新效率，破坏科技创新的持续健康大循环。具体而言，从战略性和前瞻性技术角度来看，信息的海量增加和数智技术的飞速发展，推动数据智能、感知智能、认知智能、自主智能以及人机交互、融合和脑机超级接口等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人类社会正从信息社会迈入数智社会，

在万物智联的数智文明新时代,新一代人工智能有望被进一步确立为最具战略性和前瞻性的技术。因此,我们要坚持政府引导和市场调节相结合,通过制定有针对性的政策引导科研发展方向,特别是对于收益低、见效慢的基础科学研究,要通过实施支持政策吸引企业参与。同时,也要充分发挥市场在科技资源配置中的调节作用,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以激活创新,激励新质生产力发展。

3.在科研过程中,坚持“政府主导+市场参与”,以协同攻关,强化新质生产力发展

在新一代人工智能研发过程中,以国家为主导的科研是突破“卡脖子”技术的重要保障,更是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需要,我们要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下实施重大科技项目攻关的优势,同时也要优化“政—学—研—产”一体化协同攻关模式。一方面,“举国”强调的是在政府主导下,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引导社会多元主体参与到科研过程中来协同配合,“新型”则强调更加注重发挥市场参与的积极作用,而“政—学—研—产”一体化协同攻关模式的内在动力则是客观上的市场参与。因此,政府在科研过程中的主导作用就体现在通过制定符合市场需求的相关政策,引导和鼓励多元主体参与,为形成“政—学—研—产”创新科技联盟提供支持和保障。另一方面,政府要主导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参与反馈平台,为“政—学—研—产”提供创新指导平台,通过协同攻关,强化新质生产力发展(郭晗和侯雪花,2024)。

4.在科研转化时,坚持“政府保障+市场评估”,以畅通渠道,护航新质生产力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今全球科技革命发展的主要特征是从科学到技术的转化,基本要求是重大基础研究成果产业化。科研成果转化,是新经济范式实现从科学到技术、从技术到应用、从应用到产业、从产业到经济正循环的关键,畅通科研成果转化渠道也是护航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重要一环。提高科研成果转化率面临技术、应用和市场空间“三大鸿沟”,需要政府、科研机构和企业三方协同研发转化出更适合市场需求的成果,并进一步转化为可以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应用。一方面,要建立健全知识产权

保护体系，完善针对科研成果的知识产权保护规范和转移程序制度等政策，对实施科研成果转化的企业给予相应的税收减免、知识产权保护等激励措施，鼓励企业积极参与科技成果转化工作。同时，以政府信用为保障，建立专门的技术转移机构，提供技术咨询、知识产权管理、合作项目等服务，协助科研机构和企业进行技术转移和科技成果推广，促进科技成果的商业化应用，为有意愿转化科研成果的单位提供相关服务，协助联系有实力转化科研成果的企业对接高校等科研机构。另外，还要积极探索新的科研成果转化模式，如科技型企业孵化、科技成果股权融资等，为科技成果转化提供更多的途径和选择。另一方面，要建立科学的监测评估机制，对科研转化成果进行全面的风险评估、选择和筛选，确保项目具备应用潜力和市场需求，以保证项目的可行性和安全性。另外，在市场评估完成后，还需保障科研政策与产业政策的有序衔接，坚持政府保障和市场评估相结合，畅通科技成果转化渠道，护航新质生产力发展。

（三）微观层面的有效举措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质生产力作出的重要论述为应用新一代人工智能助推新质生产力发展指明了方向，国家宏观层面的战略引导和政府中观层面的政策驱动也为其提供了外部支撑和保障。新一代人工智能助推新质生产力健康可持续发展的关键还在于微观层面一系列具体有效的举措。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本质上源于创新复合型数智人才的培养，始于新一代人工智能的研发和应用创新，成于金融资本赋能，功于智能产业化和产业智能化，终于智实融合经济，主要着力点集中在数智人才、自主创新、资本赋能、智能产业和智实融合五个方面。

1. 大力培养创新复合型人才，以数智人才保障新质生产力发展

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角度来看，科研创新型人才是生产力跃升的直接推动者和参与者。加快新质生产力发展实质上还是要依赖数智复合型人才创新能力。面对世界科技和人才激烈竞争的格局，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因此，大力培育创新复合型人才是推动科技创新转化为新质生产力的战略支撑，更是保障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重要举措。一方面，要加大科

研创新型人才培育力度;另一方面,也要构建产教融合的复合型人才培养新模式,促进各类复合型创新人才的培养。目前,我们要聚焦数智社会发展需要,深化数智人才制度和体制机制改革,健全数智人才引进、培养、使用和评价制度。针对新一代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领域的高层次人才和紧缺人才,要搭建对外交流平台、畅通人才引进渠道、完善人才引进服务,创新有效路径,培育适应数智经济时代需要的创新复合型数智人才,推动社会生产力创新,保障新质生产力持续健康发展。

2.全面加强新一代人工智能研发和应用创新,以自主创新支撑新质生产力发展

面对当前复杂的国际形势,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新质生产力,给了全社会一个重要的标识性理念,时刻提醒、督促我们要把着力点放在技术研发和应用创新上。一方面,要以新一代人工智能研发为导向,通过国家级新一代人工智能基础研究项目等,主攻关键核心技术,加快建立新一代人工智能关键共性技术体系,建立健全重点科研机构 and 大型科技企业优势互补的合作研究机制,完善产学研结合的系统创新体系,推动建设更加开放包容的研发新生态。另一方面,要加快新一代人工智能应用创新,推动新质生产力的智能产业化和产业智能化应用,打造“基础科学—技术研发—应用创新”智能产业链(李海舰等,2022;钞小静和王清,2024)。随着新一代人工智能的快速迭代升级和应用创新,智能化产业的全球价值链正在被重塑。因此,要不断激发新一代人工智能研发和应用创新的潜能,以自主创新支撑新质生产力发展。

3.更好发挥资本服务新一代人工智能创新的作用,以资本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资本是带动各类生产要素集聚配置的重要纽带。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离不开金融资本这一关键性纽带,尤其是金融资本市场的支持。一方面,金融资本是科技创新得以持续进行的源头保障,新一代人工智能作为战略性和前瞻性技术的代表,是金融资本支持和服务的创新主阵地。要充分发挥金融资本“供血”赋能作用,通过多种融资渠道为新一代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提供灵活且充足的资金供给,同时,也

为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必要的资源配置和市场运作机制支持，促使政府和企业以资本市场为抓手，搭建完善的金融资本服务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政策体系和创新服务模式，加快金融科技创新，支持智能创新型企业全面适应智能经济新常态，促使传统生产力向新质生产力跃升，以金融资本助推新质生产力发展。另一方面，金融资本市场可以对创新型企业进行筛选、发现和培育，引领产业转型升级，有效降低技术创新风险，拓宽创新型企业融资渠道，缓解创新活动的融资约束，通过并购重组、要素流动等方式，实现创新资源优化配置，提高创新效率，为新一代人工智能创新注入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促进科技、产业、金融的良性循环（辛大楞，2023）。当前，要发挥金融资本通过赋能新一代人工智能创新，进而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的积极作用，同时，还要健全多层次金融资本市场，优化科技金融制度设计，加大创新资源整合的力度和提高创新资本循环的效率，更好地发挥资本服务于新一代人工智能创新的作用，以资本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

4. 加快推进新型智能化工业发展，以智能产业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

当前，社会正处于新一代人工智能引领第四次技术革命的变革期，也是新质生产力快速发展的时期，我国的产业发展正处于从传统产业到数字化产业再到智能化产业的转型期，需要不断提高智能化产业在新型工业体系中的比重，加强数、智、实融合，加快推进新一代人工智能产业化，以智能产业化和产业智能化推动新型智能工业化，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一方面，新型智能工业化与新质生产力有一个共同的内核，即以数智化为引领，促成新型智能工业化发展。另一方面，智能产业化和产业智能化都是由新一代人工智能研发和应用创新以及智能化社会需求引致的产业变革，只是在时间和空间维度有所区别，智能产业化侧重的是将新一代人工智能应用到传统产业和数字产业，而产业智能化侧重的是提升传统产业和数字产业的智能化程度。另外，要大力推进人工智能跨产业协同融合，优化产业的空间布局，在空间上实现高质量的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通过新一代人工智能实现万物互联和万物智联，形成有效的新型智能化产业集聚与区域产业链。同时，在新型智能化工业发展战略和政策上采取先立后破、“锻长板+补短板”、“整体推进+重点突破”、“市场需求+制度供给”、“国内循

环+国际循环”、高水平对外开放等创新措施,积极推进新型智能化工业发展,以智能产业引领新质生产力持续健康发展。

5.持续推进智能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以智实融合助推新质生产力发展

在第四次智能技术产业革命背景下,智能经济以新一代人工智能创新为核心动力。持续推进智能经济与实体经济全方位融合,一方面可以推动新一代人工智能不断迭代升级,实现实体经济跨越式向智能化转型,增强实体经济的核心竞争力;另一方面则可以促进社会生产力跃升,助推新质生产力发展。伴随着市场经济需求牵引、国家宏观战略引领、政府积极政策驱动、国家创新系统完善和产业创新生态发展以及实体产业数智化转型,智能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不仅可以推动智能化生产和服务,还能最大化赋能实体经济发展,有效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增强实体经济的竞争力,以智实融合助推生产力跃升和新质生产力发展。

参考文献

- [1] 蔡跃洲, 2021,《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科技创新治理及其数字化转型——数据驱动的新型举国体制构建完善视角》,《管理世界》第8期。
- [2] 钞小静、王清, 2024,《新质生产力驱动高质量发展的逻辑与路径》,《西安财经大学学报》第1期。
- [3] 钞小静、周文慧, 2021,《人工智能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研究——基于技能偏向性视角的理论阐释与实证检验》,《经济与管理研究》第2期。
- [4] 陈永伟, 2018,《人工智能与经济学: 近期文献的一个综述》,《东北财经大学学报》第3期。
- [5] 程承坪, 2020,《人工智能对劳动的替代、极限及对策》,《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2期。
- [6] 冯涛、董嘉昌、李佳霖, 2023,《ChatGPT等生成式人工智能对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双重影响及其应对》,《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4期。
- [7] 高帆, 2023,《“新质生产力”的提出逻辑、多维内涵及时代意义》,《政治经济学评论》第6期。

- [8] 关乐宁、徐凌验, 2024,《通用目的技术视角下新一代人工智能的作用机理与治理体系》,《系统工程理论与实践》第1期。
- [9] 郭晗、侯雪花, 2024,《新质生产力推动现代化产业体系构建的理论逻辑与路径选择》,《西安财经大学学报》第1期。
- [10] 韩颖、许薛璐, 2024,《人工智能技术与人力资本结构升级：内在机理与经验检验》,《江西财经大学学报》第2期。
- [11] 何秋洁、何香玲、陈国庆, 2023,《金融发展推动新质生产力加快形成的长效机制研究》,《当代金融研究》第11期。
- [12] 胡洪彬, 2023,《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质生产力重要论述的理论逻辑与实践进路》,《经济学家》第12期。
- [13] 胡俊、杜传忠, 2020,《人工智能推动产业转型升级的机制、路径及对策》,《经济纵横》第3期。
- [14] 胡莹, 2024,《新质生产力的内涵、特点及路径探析》,《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5期。
- [15] 姜朝晖、金紫薇, 2024,《教育赋能新质生产力：理论逻辑与实践路径》,《重庆高教研究》第1期。
- [16] 孔德臣、姜迎春, 2023,《ChatGPT等新一代人工智能的特性及其数字经济效应——基于马克思的机器与异化理论》,《经济问题》第7期。
- [17] 李海舰、朱兰、孙博文, 2022,《新发展格局：从经济领域到非经济领域——加速启动“五位一体”新发展格局的构建》,《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第10期。
- [18] 李海舰、李真真, 2023,《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路径研究——基于“新技术群”的加持》,《中国经济学》第1期。
- [19] 李森、刘振天、陈时见等, 2024,《高等教育强国建设的中国道路》,《高校教育管理》第1期。
- [20] 李晓华, 2023,《新质生产力的主要特征与形成机制》,《人民论坛》第21期。
- [21] 李政、廖晓东, 2023,《发展“新质生产力”的理论、历史和现实“三重”逻辑》,《政治经济学评论》第6期。
- [22] 林晨、陈小亮、陈伟泽等, 2020,《人工智能、经济增长与居民消费改善：资本结构优化的视角》,《中国工业经济》第2期。
- [23] 令小雄、谢何源、妥亮等, 2024,《新质生产力的三重向度：时空向度、结构向度、科技向度》,《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1期。
- [24] 刘迪, 2023,《新质生产力释放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文汇报》11月12日。
- [25] 蒲清平、黄媛媛, 2023,《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质生产力重要论述的生成逻辑、理论创新与时代价值》,《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6期。

- [26] 蒲清平、向往, 2024,《新质生产力的内涵特征、内在逻辑和实现途径——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动能》,《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1期。
- [27] 蒲清平, 2023,《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的着力点》,《人民论坛》第21期。
- [28] 邱超奕、葛孟超, 2022,《智能经济加速跑 发展引擎更强劲》,《人民日报》9月5日。
- [29] 人民论坛“特别策划”组, 2023,《新质生产力: 高质量发展新动能》,《人民论坛》第21期。
- [30] 师博, 2019,《人工智能促进新时代中国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路径选择》,《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5期。
- [31] 石建勋、徐玲, 2024,《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的重大战略意义及实现路径研究》,《财经问题研究》第1期。
- [32] 孙璇, 2022,《人工智能时代生产关系的政治经济学分析》,《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第3期。
- [33] 孙妍, 2024,《〈新一代人工智能基础设施白皮书〉发布 解答AI 2.0时代新基建》,《IT时报》1月5日。
- [34] 孙早、侯玉琳, 2019,《工业智能化如何重塑劳动力就业结构》,《中国工业经济》第5期。
- [35] 汪前元、魏守道、金山等, 2022,《工业智能化的就业效应研究——基于劳动者技能和性别的空间计量分析》,《管理世界》第10期。
- [36] 王林辉、钱圆圆、董直庆, 2022,《人工智能应用对劳动工资的影响及偏向性研究》,《中国人口科学》第4期。
- [37] 魏崇辉, 2023,《新质生产力的基本意涵、历史演进与实践路径》,《理论与改革》第6期。
- [38] 辛大楞, 2023,《金融市场发展、跨境资本流动与国家金融安全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39] 杨骞、陈晓英、田震, 2022,《新时代中国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实践历程与重大成就》,《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第8期。
- [40] 张林、蒲清平, 2023,《新质生产力的内涵特征、理论创新与价值意蕴》,《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6期。
- [41] 张龙鹏、张兴叶, 2023,《人工智能影响经济的效应与机制研究: 一个文献综述视角》,《科技管理研究》第11期。
- [42] 张万里、刘婕, 2023,《人工智能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机制研究——基于资本—技能互补的理论分析》,《经济经纬》第2期。
- [43] 张熙、杨小汕、徐常胜, 2023,《ChatGPT及生成式人工智能现状及未来发展方

向》，《中国科学基金》第5期。

- [44] 郑世林、陶然、杨文博，2024，《ChatGPT等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对产业转型升级的影响》，《产业经济评论》第1期。
- [45] 周文、许凌云，2023，《论新质生产力：内涵特征与重要着力点》，《改革》第10期。
- [46] 祝智庭、戴岭、赵晓伟等，2024，《新质人才培养：数智时代教育的新使命》，《电化教育研究》第1期。

（责任编辑：李兆辰）

Table of Contents & Summaries

The New Generation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Promotes the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New Productivity :Operation Mechanism and Practice Path

SONG Yuegang, SONG Changqing
(Henan Normal University)

Summary: At present, the world's major changes unseen in a century are accelerating. A new round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revolution,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and China's acceleration of the transformation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mode have formed a historic intersection. The impact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on the fate of the country,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and people's livelihood is unprecedented in scope and degree. Whoever takes the lead in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can have the initiative to lead global development. At the same time, global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has entered an unprecedented period of intensive activity. In particular, the new generation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s a subversive technical tool and the 'meta-productivity' of the first productivity, is reconstructing the global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map, reshaping the global economic structure model, and gradually growing into a new productivity engine. It will continue to play the role of empowerment, superposition and multiplication, realize the quality change, efficiency change and power change of China's economy, promote the leapfrog development of China'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the overall leap of productivity, and then

promote the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new productivity.

In view of this, on the basis of clarifying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and connotation characteristics of the new generation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operation mechanism and practical path of the new generation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o promote the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which not only helps to deeply understand the strategic value of the new generation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but also understands the breakthrough focus of the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Specifically, in terms of theory,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analyzes the mechanism of the new generation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o promote the formation of new productivity through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driving mechanism, human capital upgrading mechanism and capital structure optimization mechanism. In terms of practice, from the three strategic guidance of rejuvenating the country through science and education, reinvigorating the country through talents and innovation-driven at the macro level, the four policy-driven policies of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 + market demand’, ‘government guidance + market regulation’, ‘government-led + market participation’ and ‘government guarantee + market assessment’ at the meso level, and the five measures of mathematical intelligence talents, independent innovation, capital empowerment, intelligent industry and integration of intelligence and reality at the micro level,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the practical path of the new generation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and provides the necessary theoretical support and policy basis for China to accelerate the cultivation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Keywords: A New Generation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Operation Mechanism

JEL Classification: O32; O38; P26